

第五章 氣化感應論

第一節 氣類相感

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¹。²

道由無形生化出有形萬物的過程中，氣為最關鍵的作用，宇宙中陰陽二氣交互作用，清揚之氣上升為天，重濁之氣下凝為地，天地間的元氣煩雜者化為萬物，精華者化生為人，這種種變化都是透過氣中所蘊含陰陽兩種元素相互作用所產生，由此可知氣蘊含於萬物之中，萬物中皆有氣。

《淮南》認為萬物本質皆是氣³，並且都是透過陰陽氣化生生而成，因此彼此間有關聯性，故同氣類之物可相互感通對應，形成「同氣相動⁴」、「物類相應」的特殊現象⁵。「總之，『感應』在《淮南子》中是一種絕對的觀念，它是宇宙萬物間的一種客觀的、自然的聯繫。以『感應』來解釋與闡發道家思想是《淮南子》最大的思想特色。⁶」這種現象非常複雜且玄妙，不是輕易可掌握。

針對《淮南》氣類相感說，學者們的討論有幾個重點：（一）氣類相感觀念起源甚早⁷，《周易·卷第一·乾九五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⁸」其中就已蘊含氣類相感的觀念。陳德和云：「人與天地可以同構相副、同氣相應，物與物之間則同樣由於

¹「皆乘一氣者也」本作「皆乘人氣者也」。莊達吉：「『乘人氣』本作『乘一氣』，唯藏本作人。」（漢）劉安撰、（漢）高誘註、（清）莊達吉校：《淮南子》，頁 261。今從校改。

²（漢）劉安：《淮南子》，卷八〈本經〉，頁 52。

³簡松興：「就《淮南子》而言，萬有是由道、氣一路淪降化生而成，所以在「氣」的基礎上，萬有是同質的。因而在物質的、生理的、心理的三方面，都有同氣相通相動的現象存在。」參見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為中心》，頁 87。

⁴同註 2，卷十六〈說山〉，頁 120。

⁵羅光云：「天地萬物都由氣而成，氣則週遊天地萬物內，在萬物裡通行。……因此，同類的氣，互起感應。」參見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兩漢、南北朝篇）》，頁 595—596。

⁶參見白光華：〈我對《淮南子》的一些看法〉，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 8 月），頁 199。

⁷白光華云：「『感應』的觀念，不僅非常重要，而且其起源也是很早的，它原也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陰陽五行家觀點。大約在戰國時期，道家便已經受了陰陽家的影響，而《淮南子》更加集中地用『感應』來闡釋道家的學說。例如，《淮南子》認為：『自然』就是『感應』，又認為『無為』就是『感應』。」同註 6，頁 199。

⁸（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頁 15。

共秉一氣而可以共感共應⁹」，此即氣類相感產生之因。(二)此外，有些學者提出「地理之氣¹⁰」的觀念，陳麗桂云：「《淮南子》認為：人與天地彼此之間，必然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因了這一「氣」，人的生命與所居處的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相當密切，自然環境條件的變遷歧異，深深決定著人的身心品質和健康。¹¹」這都說明氣類相動對人的生命與居處環境，皆有重要影響。

綜合以上討論，以下針對《淮南》氣類相感之現象，分爲「同類相動」、「風土之氣」、「同數相動」三方面進行詮釋與分析。

一、同類相動

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毀而魚腦減¹²，月死而羸蛇騰。¹³

夫燧取火於日¹⁴，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况，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

⁹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87。陳麗桂云：「人與大自然之間先天上形氣相通；而按照氣化宇宙論的說法，人與宇宙萬物的身心活動，都是這一氣的作用。因此，透過這一氣，人與人，人與天地，乃至人與物，物與物，物與天地之間，真可以自然無礙地交通往來，相感相應。」參見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頁 85。

¹⁰ 陳麗桂提出「風土之氣與人生。」參見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頁 83。陳德和作「墜形與人情」，並云：「這是從地形地貌上的不同，說不同的地氣對人的感應作用，……總之，不同土地會醞釀出不同個性、不同專長、不同體材、不同壽夭的人。」參見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85。楊有禮云：「〈地形訓〉還認為，不同地理位置生產的物品也是不同的。這一方面由於氣候不同，出產的物品就不一樣，……另一方面，由於各地地形、土質，甚至陰陽屬性不同出產的物品也不一樣。」參見楊有禮：《新道鴻烈：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66。

¹¹ 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頁 83。

¹² 「月毀而魚腦減」本作「月虛而魚腦減。」王念孫云：「虛當爲虧，字之誤也。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786。又于大成：「王說虛當爲虧，是也。謂作毀者蓋許慎本，則大謬也。考御覽鱗介部十三（卷九四一）所引是許慎本，而字作虧，則作毀者始是高誘本矣。」參見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 253—254。今從校改。

¹³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

¹⁴ 「夫燧取火於日」本作「夫陽燧取火於日」。王念孫：「夫陽燧本作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爲語詞，又以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即陽燧也。」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818。今從校改。

陰陽同氣相動也。¹⁵

陰與陽是元氣中最基本的兩種作用，元氣清揚部分上升為天；重濁部分下凝為地，陽氣累積久了會變火；陰氣累積久了會變水，火氣精華部分會變日，水氣精華部分會變月，日月過多的精氣則會化為星辰。天上無數天象皆由陰陽二氣交互作用產生，地面上的萬物也是如此。《淮南》認為在天上飛翔和陸上行走且有羽毛的動物與天接近，故屬陽；在水中蟄伏有甲殼和鱗片的動物近水，故屬陰，陽燧屬陽故能生火；方諸屬陰故能生水。由於相同氣類之物會相互感應影響，因此同屬於陽氣所生的日便會影響毛羽類動物，使群獸在春夏時脫毛，日冬至和夏至時換角。相同地，同樣屬於陰氣所生的月亮盈虧也會讓介鱗類動物產生變化。陳麗桂云：「鴻烈以為，天地萬物彼此恆存在某類玄妙之特殊現象，方甲物呈現，或產生某類現象，進行某項功能時，乙物亦必同時相應而起變化¹⁶」，因此同樣屬性的事物會互相感應，《淮南》在此藉由日月和動物間擁有相同陰陽屬性者會相互感應，說明了「同氣相動」的影響。

火上燄，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¹⁷。物類相感¹⁸，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¹⁹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珥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²⁰，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²¹

「陽召陽，陰召陰」，氣類同屬陽性會與陽者相感應，同屬陰性會與陰者相

¹⁵ (漢)劉安：《淮南子》，卷六〈覽冥〉，頁41。

¹⁶ 陳麗桂：《淮南鴻烈思想研究》，下冊，頁215。

¹⁷ 「鳥動而高」本作「鳥飛而高。」王念孫云：「『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786。今從校改。

¹⁸ 「物類相感」本作「物類相動」。劉家立云：「物類相動」，「動」字應作「感」，與「本標相應」之「應」字相對。作動者涉上句而誤也。參見劉家立：《淮南集證》，頁4。今從校改。

¹⁹ 同註15，卷三〈天文〉，頁18。

²⁰ 「畫隨灰而月運闕」本作「畫隨灰而月運闕」。今本皆作畫隨灰而月運闕，當據改。

²¹ 同註15，卷六〈覽冥〉，頁41。

感應，「《淮南子》在指出這種現象之後，還著意指出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陰陽之氣相動也」（〈泰族訓〉）。這就是說，在兩種互相關聯著的事物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繫的中介物，這就是「氣」。這種以氣為中介的感應現象不僅存在于天與魚鳥之間，而且存在于此物與彼物之間，如：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鼓宮宮動，鼓角角動，磁石召鐵，琥珀掇介等等。²²」

其次，《淮南》用五行相生說明氣類相感的現象。「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高誘注：「虎，土物也。谷風，木風也。水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²³。雲生水，故舉而景雲屬。²⁴」，《淮南》認為「虎嘯而谷風至」是因為虎的屬性為土，谷風屬性為木，木生於土，故虎與谷風可相感應。「龍舉而景雲屬」則是因為龍的屬性為水，雲能生水，故龍與雲可相感應。

《淮南》雖欲將相同氣類感應現象作一整理，但卻發現「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²⁵」，並非所有同類相動的現象都可用陰陽兩種性質分類，如「鯨魚死」與「彗星出」、「蠶珥絲」與「商弦絕」、「賁星墜」與「勃海決」、「東風至」與「酒湛溢」、「晝隨灰」與「月運闕。」這些物類之間擁有玄妙的感應現象，雖同為「同氣相動」，但無法以單純陰陽物性區分，但《淮南》認為就是因為彼此皆有相同的本質，也就是同樣是氣化生生的產物，才會產生感應的現象。

《淮南》文中列舉了許多物類相感的例子，其企圖以陰陽五行相生以及相同氣類能互相感應解釋這些現象，雖然現今看來不合科學似穿鑿附會，但這是戰國秦漢人針對當時所未知的現象，以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觀所做的詮釋。

²²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頁 561。

²³ 「龍，水物也」本作「龍，水也。」于大成云：「上句『虎嘯而谷風至』，高注云：『虎，土物也』，以彼例此，此注水下亦當有物字。莊本補物字，集解、集證竝從之，是也。」參見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 258—259。今從校改。

²⁴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又陶方琦云：「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風部引許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御覽九百二十九又引許注：『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話》，頁 427。錢塘云：「御覽引許注云：『麒麟，獨角之獸，故與日月相符。』」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上》，頁 9—10。知此處有許注與高注異。

²⁵ 同註 24，卷六〈覽冥〉，頁 41。

二、風土之氣

針對各個地區會出現不同的風土現象以及不同類型的人與物，《淮南》當中也有相當豐富的記載，楊有禮云：「《淮南子》認為不同的地理環境對人的生理、心理、風習有着巨大的影響。〈地形訓〉把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人種、人們不同的生活習性甚至不同的智能聯繫起來，提出了系統的地人相關說，認為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人們的性格，甚至決定人們的生理和心理特徵。²⁶」這種現象的產生非常玄妙且看似和陰陽氣化有關，因此《淮南》便以氣類相感詮釋風土與物類之間的關係。

土地各以類生人²⁷，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癯，水氣多傴²⁸，岸下氣多腫²⁹，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癯，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瘠，丘氣多尪³⁰，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³¹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32

《淮南》認為各地不同的氣候、地形、水質等都會對當地人的性別、長相、氣質、體質、性格等造成影響，如居處在山陵之氣較強的地方容易使人生男，居處在水澤之氣較強的地方容易生女，居處在障癘之氣多的地方人易變啞，居處在風邪之氣多的地方人易變聾。生長在土質堅硬地區的人易剛強，生長在土

²⁶ 楊有禮：《新道鴻烈：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66。

²⁷ 「土地各以類生人」本作「土地各以其類生」。王念孫：「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本衍其字，脫人字。」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807。今從校改。

²⁸ 「水氣多傴」本作「木氣多傴」。于鬯：「疑木乃水字之誤。」于大成：「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此，正作『水氣多傴』，可以證成于說。」（清）于鬯：《香草續校書》，下冊，頁 530；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 374。今從校改。

²⁹ 「岸下氣多腫」本作「岸下氣多腫」。王念孫：「腫本作腫，此亦後人妄改也。」同註 27，頁 807。今從校改。

³⁰ 「丘氣多尪」本作「丘氣多狂」。王念孫：「狂當為尪。」同註 27，頁 807。今從校改。

³¹ （漢）劉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28。

³² 同註 31，頁 28。

質柔軟地方的人易肥胖；生長在土地肥沃地區的人比較漂亮，生長在土地貧瘠地區的人比較醜陋。由以上記載可看出《淮南》認為不同氣候對地區以及人都有深遠的影響，這種種現象皆是各地不同的氣類針對與自己相似的類別所產生不同的感應。³³同時，藉由氣類豐富的變化可看出氣化作用具有生生無限的涵義。³⁴

此外，《淮南》云：「中土多聖人」，這不只是氣同類相動的記載，這也是一種「雜有基于五行思想的、圖解式的、觀念性的想像（大幅度地導入五行思想也是《淮南子》與秦道家不同的一大特徵）」。³⁵

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彘，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³⁶

不同氣類的食物，也會對吃的動物產生不同影響。如吃水的動物善於游泳且耐寒，吃土的動物沒有心臟卻很靈敏。而人是萬物之靈，淮南認為人之所以較尊貴於其他動物，與人常食用之物也有關聯。故曰懂得呼吸吐納的動物神妙且長壽，吃穀的動物聰明但壽命不長，這點出了人有心知判斷的特點，強調其與其他動物的差別。此外，《淮南》特別提出了「不食者不死而神」的觀念，有些學者認為這是「成為後來道教神仙術的基礎理論」。³⁷

³³ 劉長林：「《淮南子》認為，對人的身心影響最大的地理要素是：氣、土、水。而對這三大要素的性質起決定作用的東西包括地形、地勢、樹木、氣候、土質、水質、水勢和風等。這些自然地理條件能夠對人的性別、五官、體型、體重、壽夭、美醜、強弱、多發病以及品德、能力、行為特徵產生重大影響。……《淮南子》對這種現象的理論解釋是：『皆象其氣，皆應其類。』其深層的涵義仍然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繫辭上》）。根本原因在於，事物之間存在着感應關係。」參見劉長林：《中國象科學觀—易、道與兵、醫（修訂版）》，下冊，頁 778。簡松興亦云：「不同地理環境的人，有不同身體特質，有不同才性，甚至不同的流行病。其相異的理由，就在於『氣』之不同，以及人之氣與自然之氣的相感相應。」參見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為中心》，頁 82。

³⁴ 簡松興：「『氣』以陰陽二分外，這裡又以山、澤、障、風、林……等等區分論述。就分類、推理的角度說，充分表現了『氣』作為本體概念的靈活性與周全性。」參見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為中心》，頁 83。

³⁵ （日）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與人的觀念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頁 134。

³⁶ （漢）劉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28。

³⁷ 同註 35，頁 135。楊有禮云：「這裡認為有三種高級生物：食氣者、食穀者、不食者。承認有長生不死的神仙。……《淮南子》受神仙思想的影響，卻不滿足於這些純外在的方術，所

正土之氣御乎埃天³⁸，埃天五百歲生玦，玦五百歲生黃澗³⁹，黃澗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⁴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偏土之氣御乎青天，青天八百歲生青曾⁴¹，青曾八百歲生青澗，青澗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千歲生青龍⁴²，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⁴³，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牡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澗，赤澗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澗，白澗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澗，玄澗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⁴⁴

以上主要是再描述五方之氣的循環生化過程，以中央為例：中央「正土之

以依附老莊道家的思想，吸取黃老新道家的思想，演成一種向內求的神仙出世哲學。」參見楊有禮：《新道鴻烈：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214—215。

³⁸ 「正土之氣御乎埃天」本作「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王念孫：「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812。今從校改。

³⁹ 「埃天五百歲生玦，玦五百歲生黃澗」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澗」。王念孫：「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澗』，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鄭良樹：「兩缺字當作玦；玦，玉石也。……初學紀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缺並作玦，是其明證。」同註 38，頁 812；鄭良樹：《淮南子斟理》，頁 74。今從校改。

⁴⁰ 「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本作「黃金千歲生黃龍，入藏生黃泉」。于大成：「御覽七十、廣博物志三十七引此，黃龍二字重，以下文例之，是也。劉本、王鑿本、莊本亦重。當據補。」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 416。

⁴¹ 「偏土之氣御乎青天，青天八百歲生青曾」本作「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王念孫：「清天當為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同註 38，頁 812—813。今從校改。

⁴² 「青金千歲生青龍」本作「青金八百歲生青龍」。王念孫：「八百歲當為千歲。上文『黃金千歲生黃龍』，即其證也。」同註 38，頁 813。今從校改。

⁴³ 「陰陽相薄為雷」本作「陰陽相薄為雲雷」。王叔岷：「雲字涉上句『青雲』而衍。」王叔岷：《諸子斟證》，頁 349。

⁴⁴ (漢)劉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 31。

氣」上升形成「埃天」，「埃天」經過五百年後形成礦石「缺」，「缺」經過五百年後形成黃色的汞礦「黃澗」，「黃澗」經過五百年後形成「黃金」，「黃金」經過千年後變化成「黃龍」，「黃龍」會潛藏於「黃泉」中，「黃泉」中的細微物質會上升變成「黃雲」，天上陰陽二氣相互逼迫形成雷，相激蕩形成電，在上者會趨向下，於是水的流動就會通順，最後流入中央的「黃海」。

由此可知，《淮南》對於五方風土之氣的循環生化過程，仍舊是以五行觀加以詮釋：《淮南》以中央、東、南、西、北五方為準，搭配上五色、五行之數⁴⁵，其所產生的物類生化過程順序為五方之地氣、五天、五礦、五汞、五金、五龍、五泉、五雲、五海。

此外，《淮南》再次強調了五行當中「土」的位置，故將中央土行放在第一位，之所以做這種搭配，有學者認為「根據風土的、地理的諸條件，想把人類現實的存在方式加以法則化、類型化的《淮南子》土氣、地氣的『氣』論，是在專門把超越的、形而上的『道』的世界作為問題，主要關心與終極的真實世界合一的先秦道家『氣』論中幾乎未見的，《淮南子》在沿襲先秦道家『道』的哲學思辨的同時，是導向對由于漢王朝出現大變面貌的現實的『事』的世界的切實關心而發展的結果。⁴⁶」

三、同數相動

《淮南》發現數字與物類之間也擁有某種神秘的關係，巧妙的相互感應，造成萬物之間產生「同數相動」的特殊現象。

道始於一⁴⁷，一而不生⁴⁸，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

⁴⁵ 高誘注云：「中央數五，……東方木，色青，其數八，……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西方金，色白，其數九，……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參見（漢）劉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31。

⁴⁶（日）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與人的觀念的發展》，頁134—135。陳德和亦云：「《淮南子》之所以如此，反應了兩個可能：第一是它在基調上仍屬於漢初道家之一羣，儘管拙文辨析它不完全等同於黃老，但它對黃帝的土德和老子的地道依然是情有獨鍾的；第二是它的政治立場還是護衛劉家天下而為主流派，因為當時朝野所普遍流行的觀念裡，漢家王室自文帝之後是被相信屬諸土德的。」參見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137。

⁴⁷「道始於一」本作「道曰規始於一」。王念孫云：「『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796。今從校改。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革三令以爲制⁴⁹。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⁵⁰

道是萬物生化的標準、開始，也就是一，道中陰陽兩種作用交互調和產生萬物。《淮南》引申《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⁵¹」的觀念，認爲道即一，陰陽爲二，陰陽作用爲三，因此萬物的生成皆與一、二、三這三個數字有關，如季節以三月爲一季，祭祀以三飯爲禮等。此外《淮南》認爲三是陰陽合和相生萬物之數，因此與三有關，以三相乘之數，皆與天地萬物相生有密切關係。如三三得九，而黃鐘律管長爲九寸，九九八十一，黃鐘律數爲八十一，三二得六，故有六律六呂，六二十二，因此共有十二月律主十二個月。

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臂脩四尺⁵²，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而禾藁定，藁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⁵³。其以爲重⁵⁴，十

⁴⁸ 于大成：「五行大義引不下有能字。」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 307。

⁴⁹ 「兵革三令以爲制」本作「兵重三罕以爲制。」王念孫云：「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爲革，罕當爲軍。」又于大成云：「王校革是而軍非。兵革之事而以三軍爲制，義不可通，且與上『三飯』、『三踊』不相類。罕當爲令，『三令』，即史記孫武列傳之『三令五申』也。」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797、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 308。今從校改。

⁵⁰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22。

⁵¹ (晉)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下篇，頁 8。

⁵² 「故人臂脩四尺」本作「故人脩八尺」。王引之云：「此文多不可通。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脩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798。今從校改。

⁵³ 王引之云：「十二藁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藁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標』，高注曰：『十二標爲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

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⁵⁵，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⁵⁶

此段《淮南》言度量輕重與律曆之數與氣類間彼此的感應關係，經過歸納可發現，《淮南》認爲三、四、五三數字與度量和律數間擁有巧妙的相感應的現象。首先，以三論之：三是陰陽合和產生萬物最基礎的數字，在長度方面：《淮南》發現十二月律中代表開始的黃鍾律管長九寸，古制布帛寬度⁵⁷以二尺七寸爲標準，律數十二，「十二莖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在重量方面：「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季節「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皆爲三的倍數。以四論之：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而爲一歲，重量方面：「十六兩而爲一斤」、「四鈞爲一石」，亦皆爲四的倍數。以五論之：音律以五爲單位，《淮南》發現「音以當日，日之數十」，一旬十日，長度方面：「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正爲音律數五的倍數。而音律相生之數爲八，爲五加三之和，「人臂修四尺」、「八尺而爲尋」，音律數與相生數相乘，五八四十，而「十尺而爲丈」，四十尺爲四丈，故「四丈而爲匹」，十二律與五音相乘，故「十二律而爲六十音」，然而以六爲倍數，六乘以六十音，正好三百六十音與一年日數相合，以上種種關係，皆與音律數五有著巧妙的連結。

《淮南》發現度量以及音律與數字之間充滿神秘的關聯性，三爲陰陽二氣的總合，四爲陰陽二氣之倍數，而五爲五行之數，由此可看出制度與律數的生成變化，和陰陽五行之氣間存在相互感應的現象，而且《淮南》認爲這些現象

尺，十尺而爲丈。」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799。王說疑是。

⁵⁴ 「其以爲重」本作「其以爲量」。王念孫云：「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爲重。』」同註 53，頁 799。今從校改。

⁵⁵ 「因而倍之」本作「因倍之」。何寧云：「因下當有而字，與下文『因而四之』『因而六之』同例。宋書律志作『因而倍之。』」參見何寧：《淮南子集釋》，上冊，頁 259。今從校補。

⁵⁶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23。

⁵⁷ 《說文·七篇下·巾部》：「幅，布帛廣也。」(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61。

皆是秉著「天地之道」的生生變化而產生。

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⁵⁸，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獫，獫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日而化⁵⁹。⁶⁰

動物的生化過程，也與數字產生巧妙的感應現象。首先《淮南》描述天地人的關係，它認為天屬陽，地屬陰，人屬和⁶¹，因此與數字一、二、三作連結，並認為三的倍數九與動物的相生有著對應關係，如九九八十一，一主陽故主日，日數為十天干，而日與人相感應，故人十月生。又如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與奇相承，故奇主辰而辰主月，月與馬相感應，故馬十二月而生。藉由以上討論發現，《淮南》以三的倍數九為基準，並從九開始遞減至一，而與萬物對應的數字則由一遞增至九排列，接著描寫與其所對應的動物懷孕的時間。由此看出後者可能為實際觀察的結果，而前者可能為《淮南》根據此結果，發現其與數字間的變化有神秘的關係，因而作出巧妙的連結。

總而言之，「鴻烈以為乃以「氣」故，物物之間以「氣」相感通，氣類相同則相感動，故曰「陰陽同氣相動」（覽冥）「以陰陽之氣相動」（泰族）。⁶²《淮南》將這種無法解釋的神秘現象，皆以氣類相感加以詮釋，不論是在物與物、物與天、物與地，甚至物與人之間，都存在因氣類相近而相互感動的情況。這些事物間彼此的關係全以陰陽五行之氣類的相應詮釋，或許有些過為牽強，但

⁵⁸ 「七九六十三」本作「十九六十三」。十當作七，形近而誤，今校改。

⁵⁹ 「蟲故八日而化」本作「蟲故八月而化」。楊樹達：「月字集證本作日，是也。說文十三篇下風部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鹽鐵論要釋》，頁36。今從校改。

⁶⁰ （漢）劉安：《淮南子》，卷四〈地形〉，頁28—29。

⁶¹ 高誘注：「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同註60，頁28。

⁶² 陳麗桂：《淮南鴻烈思想研究》，下冊，頁216。

這是在科學尚不發達的漢代所歸納出對天道變化詮釋的方式之一，而這種觀念也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 天人感應

基於天人同在一氣流行，天與人內在本質皆為一氣，因此天人之間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可相互對應。陳麗桂云：「人之於天地，非特先天形骸相副，情性相合，基於同秉一氣化生之理，鴻烈以為人之於天地，亦得恃此相同之一『氣』而交通往來，此謂天人感應。⁶³」因此，若人違逆天道，流動於人身之氣就會不通順，天人相應，故天氣也就會不調合，因而產生許多異象。但就因天人相應，因此人若專一心志，使其氣之精充滿於內心，天亦能感受到人之精氣而有所回應。

根據學者的討論結果，關於天人感應的討論可分三個部分：(一) 人副天數⁶⁴：由於天人皆一氣之化生，且人為氣中最精華的部分，因此人的形體、精神、器官與天之間存在著一種巧妙的對應關係，這也印證出天道與人道可以相互感通。(二) 天人感應⁶⁵：天與人之氣類相互對應，因此天與人之間的心意可以彼

⁶³ 陳麗桂：《淮南鴻烈思想研究》，下冊，頁 214。

⁶⁴ 陳麗桂云：「人的生命形骸簡直就是天地宇宙的縮影，每一個生命形骸，都似一個完具的小宇宙、小天地。作者就從吾人身上這些個與天地現象恰可相比的生理、心理狀況去印證；人既是天地之氣所化生，天道、人道自有相通處。」說詳見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頁 85。李增云：「在萬物中，唯人也，獨為小宇宙，而與大宇宙（天地）相類似。」說見李增：《淮南子》，頁 17。陳德和亦云：「人有四肢、十二關節、三百六十骨節的間架亦猶天有四時、十二月、三百六十日的建制，彼此間功能控御亦相彷彿，但它們中就是對應的符合，甚至是像原本和模本、副本那種關係的合而已，此謂之相副。」說見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 183。楊有禮云：「《淮南子》的天人關係學說中，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把人與天的結構直接相比附，認為人的生理結構、情性道德都與天的結構、功能相類似和對應。」說見楊有禮：《新道鴻烈：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62。

⁶⁵ 牟鍾鑒云：「作者認為，天地及萬物皆由元氣分離而出，陰陽之氣陶化而成，彼此以氣相連而成為整體，人也在其中。物類之間以陰陽之氣相接，亦可以陰陽之氣相動；天與人之間也是以陰陽之氣相通，故也能通過氣的渠道互相感召。人的精神是一種精氣，它既源於天，自然也可與天相通。說明天人感應，氣是媒介。」說見牟鍾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8。孫紀文云：「天人感應思想是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諸多現象互相聯繫，在對應中尋求相互影響的一種中國古代特有的思想。」說見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90。李增云：「《淮南子》認為人為造化者所加於精氣上的形式而成人。人的精神來自天，人的形骸來自於地。人為小宇宙，天為大宇宙。天與人在形式、數、性質、綱紀皆相合為一。此一為一體、一致、一貫、一同與類似。而人與萬物亦相與同質——一氣。由此，人與天與萬物皆可運而相通。」說見李增：《淮南子》，頁 17。

此相互感通。(三)精誠感通⁶⁶：當天降災於人民時，表示社會動盪，君王施政違反天道。但若人君能夠使自己的心志專一，使己之精氣通達於道，必能感動上天，降下祥瑞。據上述論述，以下將天人感應的原因與影響分成人副天數、上天之誅、精誠感通三方面進行討論。

一、人副天數

天地萬物間存在這種「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⁶⁷」物類相感現象，不但在物物之間存在相感應的情況，數字與萬物的生長間也有巧妙的關聯，而萬物之靈的人類更與天地之間的種種現象有著「同類相動」的情況產生。

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⁶⁸，萬物乃成。岐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躰，皆通於天。天有九重⁶⁹，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⁷⁰

《淮南》認為陰陽二氣為創造萬物最基本的元素，陰陽交錯相生，萬物於是形成，天地間萬物最尊貴者為人，故人能與天的內容互相感通，因此人若能順天而為，生命就不會出現違逆的情況。「所以，對於天，只有順應它而不該違逆它，再說天與人本是同類，人的孔竅都上通於天，所以《天文訓》中說『舉

⁶⁶ 陳麗桂云：「一個人如果能集中意志，堅定信念，其精神心靈便能瞬間超昇，臻至某種上層境界，或匯聚成強大的無形力量，蔚為巨大的感通能源，然後瞬間投射，造成神奇的感通效果。」說見陳麗桂：《〈淮南子〉與《春秋繁露》中的感應思想》，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先秦兩漢論叢》（第一輯）（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1999年7月），頁163。陳德和認為精誠感通因「自然物之間都能夠本標相應、同氣相動，那麼做為宇宙之模範生的萬物之靈，彼此之間在理論上就應該更容易產生一體之感才對，……是故〈泰族訓〉就把『至誠而能動化』的人叫做聖人。聖人是整全人格的實現，他能以一氣之誠調陰陽、通天地、應人心，理想的統治者正是要有這種修為。」詳說見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頁188。

⁶⁷（漢）劉安：《淮南子》，卷六〈覽冥〉，頁41。

⁶⁸「或死或生」本作「或死或」。今本多作或死或生，當據補。

⁶⁹「天有九重」本作「天地九重」。于大成：「地當為有。上文云：『岐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下文云：『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蓋此文係以人與天配，與地無涉。」參見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319。今從校改。

⁷⁰ 同註67，頁25。

事而不順於天者，逆其生者也。』人對天的違背就是對自我生命的戕害，這樣一來，人與天之間由於天人同類和天人感應的理論論證就建立起了一種既相類又相感的密切關係。⁷¹」

接著《淮南》舉出天與人之內容相互類同之處：天有九重、四時、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而人與天相通，因此也有九竅、四肢、十二節、三百六十節。不論是在數目與類別上都有著巧妙的對應。簡松興亦云：「『天人相類』是針對人與天的形構上做類比，進而從器官的功能上加以比附，這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觀點。……人的形狀與天相類，人肢體數目與天文的現象數目相同，人的器官和功能，是天地自然性質和功能的摹本。⁷²」《淮南》藉此強調人副天數的觀念並突顯出天人關係之密切。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⁷³、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⁷⁴。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⁷⁵，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⁷⁶

《淮南》認爲人頭圓足方，人有五臟九竅，和會有取與喜怒的特質，皆與

⁷¹ 雷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10。

⁷² 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爲中心》，頁 92。

⁷³ 「天有四時」本作「有四時」。今本皆作天有四時，文義較全，當據補。

⁷⁴ 「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本作「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王念孫：「『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後人以堯典言『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於上句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825。今從校改。

⁷⁵ 「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本作「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王念孫云：「『肝爲風』本作『脾爲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上注云：『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爲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爲木也（說詳經義述聞月令）。脾屬木，而木爲風生，故曰『脾爲風』。」又于大成云：「『脾爲雷』三字迺是衍文。何以明之？上文云：『肺主目，腎主鼻，脾主口，膽主肝』（今本有誤，見上），此文『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即承上文言之。上文即不言肝，則此處不當有『肝爲雷』一句，一也。『心爲之主』下高注云：『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也』，五藏心爲之主，既見於此，則上文止合有四藏，其膽、肺、脾（今誤肝）、腎下，高氏分注云：『膽，金也』，『肺，火也』，『脾（今誤肝），木也』，『腎，水也』，是膽、肺、脾、腎合心爲五藏也。而今本『脾爲雷』下高無注，知此處本不當有此一句，二也。蓋後人習聞心、肝、脾、肺、腎爲五藏之說，其『脾爲風』脾字既誤爲肝，迺於『腎爲雨』下妄增『脾爲雷』三字。不知肝、膽共爲一府，言膽即不必言肝，淮南自以心、膽、肺、脾、腎爲五藏也。」同註 74，頁 825—826；于大成：《淮南鴻烈論文集》，上冊，頁 548—549。今從校改。

⁷⁶ （漢）劉安：《淮南子》，卷七〈精神〉，頁 46。

天的特質相感通，《淮南》還舉出它認為人的膽、肺、肝、腎、脾作用與天上雲、氣、風、雨、雷的作用也有相感通之處。徐復觀亦認為「因為人的身體構造，是與天地相參，所以便可說『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可以說『遭急迫難，精通于天』；可以說『人主之情，上通于天』。即是人可以與天相通的。⁷⁷」此外，《淮南》還強調五臟中心的重要性，認為心是人體內各臟器、知覺的主宰，且它認為五官中耳目的重要性，與天上的日月一樣重要，而代表身體內源源不絕，充滿流動創造的血氣，與天上陰陽相激盪所產生最基本的風雨一樣重要，這都是天人關係當中所不可或缺最基本的元素。

《淮南》欲將人與天的關係作緊密連結，因此將人與天的內容以感通現象作出詮釋，試圖證明人之尊貴，但有時刻意為了將天人關係作出連結而出現與事實不符和前後不一等情況。例如人有三百六十五節，與人體實際關節數目不同，又如〈天文〉云：「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⁷⁸」，〈精神〉云：「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⁷⁹」，兩者對於一年的日數與人全身關節總數的說法就不完全相同。這些情況看似穿鑿附會，但這是先民試圖以氣化感應來詮釋天人關係，發現的巧合所作的連結。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⁸⁰

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刑也⁸¹。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⁸²。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⁸³

⁷⁷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冊，頁135—136。

⁷⁸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頁25。

⁷⁹ 同註78，卷七，頁46。

⁸⁰ 同註78，卷七〈精神〉，頁45。

⁸¹ 「一人之刑也」本作「一人之制也」。王念孫：「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為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一人之形』集承『一人之身』言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832。今從校改。

⁸² 「而萬殊為一」本作「而萬殊為」。今本皆作萬殊為一，且高注曰：「殊，異也。一，同也。」故當據補。

⁸³ 同註78，卷八〈本經〉，頁52。

劉長林云：「《淮南子》繼承了先秦的自然整體觀和天人統一觀，并用這種觀點對人身進行了更為細緻、具體的觀察和總結，明確地提出人身是一個小宇宙的思想。⁸⁴」天人之間「數同」、「類同」的現象，皆是因為氣類相感導致天人感應，正因如此，《淮南》更認為天人之間的關係有別於天與萬物更加密切，因為天地的變化與人精神形骸的產生，皆是元氣中陰陽二氣相互作用所造成，並且相互對應，天地宇宙間的變化，其實就是人身的表現，天人同類，天人是一。⁸⁵

二、上天之誅

由於天人是一，天人相感通，因此若人君違逆天道，使賊氣大盛，天之精氣也會產生不協調的狀況，導致天象異常，發生災異，警告人君社會失常。

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乱而虹蜺見，万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⁸⁶

楊有禮云：「天是自然的天，人的活動必須遵循天道自然的原則，不能違背自然規律，否則就要受到自然的懲罰。⁸⁷」天會透過天象、災異來遣告人們，因為天地萬物以及人類都是氣化所生，本質相同，所以只要陰陽二氣激盪產生不協調，天上的陰陽二氣也會受到影響而不協調，因此產生感應現象，達到遣

⁸⁴ 劉長林：《中國象科學觀—易、道與兵、醫（修訂版）》，下冊，頁 775。

⁸⁵ 雷健坤云：「《精神訓》提出，人同萬物一樣也是陰陽氣化的產物，而人與萬物之差別就在於稟氣的精粗不同，所謂『精氣為人，繁氣為蟲』。這樣一來，天地、萬物和人在本質上便是同一的了。所以《精神訓》說：『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譬吾處於天地也，亦為一物也。』正是人與天地在本質上同一，因此說天與人是同類的。」雷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05。李增亦云：「既之道總為宇宙萬物為一體，人之本根在於道，而形於天地，人為萬物最貴者也。而人之形體結構也與天地一也，這個『一』，是指為一致、一貫與相類的意思。」說見李增：《淮南子》，頁 14。謝承仁云：「將人的身體構造與天地自然變化簡單類比，以為相似，從表面看，有點荒唐；其實《淮南》之目的，在於借此說明『天人合一』這一玄奧道理。由陰、陽二氣所構成之人體血肉之軀與陰陽二氣和合所由生之天地萬物，物、我本屬同類，實質並無差別。」說見謝承仁：《中華傳統思想文化淵源》，頁 411。

⁸⁶（漢）劉安：《淮南子》，卷二十〈泰族〉，頁 151。

⁸⁷ 楊有禮：《新道鴻烈：淮南子與中國文化》，頁 63。

告的目的，提醒人君能加以改進。故《淮南》認為當國家快滅亡時，天上的星象就會產生大改變，當天上出像虹蜺時，就表示社會有災亂。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⁸⁸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⁸⁹。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⁹⁰

人主的情性是與天相感通的，張立文云：「作為萬民之主，聖人的治國之術與天相通，其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合乎義，言略而循理，行簡而順情，心愉而不偽，事素而不飾，完全遵循質樸自然、清淨無為的天道。⁹¹」人主施政不合乎自然之道，天就會降下災異譴告，因此天颳狂風，就表示社會上殺戮太殘暴，蟲害的產生，就代表法令遭歪曲，國家發生旱災，就表示有無罪之人被殺，天降久雨不止，就表示有違反時節的政令。《淮南》舉出許多例子，就是為了強調天象的改變與人君施政的關係密切，因此陳麗桂認為：

它肯定異常天象的出現，與國家社會的動亂有絕對的關係；但，卻不因此而強調天的尊威、主宰力或神性；反而是循著氣類相動與精誠感通兩種軌式去解證這種天人之間的感應現象。說所謂天人感應，是陰陽之氣相激、相盪的結果；說人君政治表現的好壞，與內在心靈的品質，會引致天、地、物象超乎尋常的正、反變化。換言之，不論災異或瑞應的產生，重點都不在任何神性主宰或超然力量有意志的掌控或安排；而是人的強大精神意志力量與特殊政治行為投射所及，產生的必然類應與迴響。⁹²

⁸⁸ 劉文典云：「『枉法令』與上句『誅暴』文不一律。意林引此文『枉法令』作『法苛。』誅暴、法苛正相對成義，當從之。」參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頁 84。

⁸⁹ 何寧：「意林引作『殺不辜則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當據改，上下句皆言多，第三句應一律。注云『干時之令』，正釋『令不時』，若作『令不收』，則『干時』云者，彼惡知之。蓋涉注『不收納』而誤。」參見何寧：《淮南子集釋》，上冊，頁 177—178。何說疑是。

⁹⁰ (漢)劉安：《淮南子》，卷三〈天文〉，頁 18。

⁹¹ 張立文：《天》，頁 110。

⁹² 陳麗桂：《〈淮南子〉與《春秋繁露》中的感應思想》，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先秦兩漢論叢》(第一輯)，頁 160—161。

這種現象是這種現象是天地人皆稟一氣所造成，人君違逆天道，就會導致其陰陽之氣不協調，天人相應，天感受到自然就會反映出災禍等現象，《淮南》的目的就是藉此達到告誡國君循天道施政的重要性。為加強其觀點，《淮南》更舉出歷史事件作為例證證明之。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墟裂⁹³，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德其樂⁹⁴，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蘋莎⁹⁵，金積折廉，壁襲無贏⁹⁶，磬龜無腹，蓍策日施。⁹⁷

《淮南》舉出古代暴君為例：說明過去夏桀之時，由於人君昏庸無道，捨棄五帝時代的恩惠，摧毀三王時期典籍，作出違逆自然天道之事。因此季節失去原本的調和，天地亦無法呈現和諧之氣，造成君臣離心不和睦，祭祀所用的社神之位因枯草而有裂縫，行禮高台音震動而倒塌，動物皆驚慌失措而亂竄，飛鳥因此斷翅，走獸傷腳，山上無高大的樹，沼澤不再有深水。這種種災禍的發生，都應證了天人相感相應，因此「當政令逆虐，人事失錯時，有賊氣上蒸，

⁹³「植社槁而墟裂」本作「植社槁而墟裂」。王念孫：「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墟字，墟當為墟，隸書之誤也。」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822。今從校改。

⁹⁴「獵不德其樂」本作「獵不聽其樂」。俞樾：「聽疑德字之誤。……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即『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參見（清）俞樾：《諸子平議》，頁 941。今從校改。

⁹⁵「路無蘋莎」本作「路無莎蘋」。王引之：「莎蘋本作蘋莎，故高注先釋蘋，後釋莎。」同註 93，頁 822。今從校改。

⁹⁶「壁襲無贏」本作「壁襲無理」。王引之：「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贏。案贏當作贏。淮南原文當亦是贏，非理字。」同註 93，頁 823。今從校改。

⁹⁷（漢）劉安：《淮南子》，卷六〈覽冥〉，頁 43—44。

干擾自然界的運轉，造成異常和災害。⁹⁸」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腳。⁹⁹

《淮南》又舉商紂為例，說明商紂與夏桀之時同樣暴虐無道，燒活人，殺勸諫者，創炮烙之刑，挖取賢人心臟，砍斷有才之士的腳，將鬼侯之女、梅伯剝成肉醬。因此邪氣盛行，原本天地和諧之氣動盪不順，造成了當時嶢山崩塌涇、渭、汧三川之水枯竭，飛鳥翅膀折損，走獸也斷了腳。孫紀文云：「這些史實或許有誇大的成分，卻說得非常懇切，皆出於歷史反思的結果¹⁰⁰」，由此可知，《淮南》欲藉由這些故事再次強調違逆天道的下場，達到譴告之目的。

災異的發生，除了造成山崩地裂、草木動物損傷外，《淮南》還特別強調天道失常時天象的變化，因此它歸納出四時、日月、星辰、虹蜺彗星等，認為這些天文現象的改變與人君的施政有很大的關係。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辨變其色，時見時匿。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¹⁰¹，……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未當出而出¹⁰²，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¹⁰³

⁹⁸ 牟鍾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頁 188。

⁹⁹ (漢)劉安：《淮南子》，卷二〈俶真〉，頁 16—17。

¹⁰⁰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 93。

¹⁰¹ 「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本作「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王引之云：「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為『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為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788。今據校改。

¹⁰² 「當入而不入，未當出而出」本作「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王念孫云：「『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同註 101，頁 788—789。今據校改。

¹⁰³ 同註 99，卷三〈天文〉，頁 19。

《淮南》認為天人相感，因此天上的星宿與人間便能有所感應，因此便賦予其不同的意義，分別代表不同的政令失常，藉以提醒君王。在此《淮南》舉出四星異常的情況與社會所發生災禍的感應現象：

熒惑又稱火星，其顏色閃爍，運行出入不定，因此被視為災禍的象徵。其主管不行道的國家，若國君不行道，熒惑就會運行至此，此地就會發生災亂、盜賊、疾病、喪亂、饑荒、兵災等異象。

鎮星屬土，且一年鎮行一宿，因此被視為管理二十八宿與所對應國家領土的星座。當鎮星出現但非行經應當鎮行之宿時，此星宿所對應之國會失去領地，不應鎮行卻行經此星宿時，此星宿所對應之國領土會增加，並且不會有饑荒。

太白屬金主秋季，此皆與肅殺有關，故當時人將其視為主宰兵災的星座。當太白應該出現但不出，不該消失卻消失，天下就不會出現兵災；反之，天下就會出現兵災。

辰星常於春夏秋冬四季變換時出現，故被視為管理時節的星座。若辰星一季不出現，當季節氣便會不調和，四季不出現時，天下會出現大飢荒。

〈覽冥〉云：「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¹⁰⁴」道有無限普遍性，道所生的天亦有無限普遍性，因此天所降之災異是無所不在的。只要君王違逆天道，造成陰陽之氣不順，天就會有所感應，並降災異譴告國君，故孫紀文認為《淮南》「進一步論證人事活動順天而為的感應思想，表明治理國家必須合乎天道的規範，順則出現祥瑞作為徵兆，逆則出現災異作為譴告。¹⁰⁵」只要人能專一心志，並依循自然天道，自然能使陰陽二氣調和順暢，進一步感動上天，出現祥瑞的徵兆。

三、精誠感通

當天譴告人而產生異象時，就是在提醒人君必須注意施政，相同的，由於天人是一故能互相感應，因此人只要向天回應，天必能感動而有所回應。故陳

¹⁰⁴ (漢)劉安：《淮南子》，卷六，頁40。

¹⁰⁵ 孫紀文：《淮南子研究》，頁93。羅光云：「天象的吉凶，象徵上天的賞罰；而上天的賞罰則由人所自致，行善有福，行惡有禍。」說見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兩漢、南北朝篇）》，頁597。

麗桂認為《淮南》首先肯定災異的存在¹⁰⁶。

故聖人者懷天心，声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涌波¹⁰⁷。

108

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¹⁰⁹

《淮南》認為人要感動上天，必須將專一自己的心智，使真誠之心由內心發出，如此，所表現出來的形氣才能與天相通，進一步感動上天，因而產生種種祥瑞的徵兆。《淮南》更舉出聖人之例，說明聖人就是因為懷抱著與天相通的自然之心，其表現出的氣就能感動上天，所發出的聲音才能感動化育天下百姓，並且天也會出現吉祥的星宿、黃龍、鳳鳥等祥瑞的徵兆。

《淮南》在此非常強調「精」與「誠」的重要性，陳麗桂認為「是心靈境界的虛無純寧；促成了生理之『氣』的相激相盪與高度流行，人與外物、他人的溝通管道因此而暢通了起來。因為，基本上人與外物同樣都是這一『氣』之聚散與化生。有時候，它還把『精』結合著儒家《孟子》、《中庸》一系列的『誠』來連用，以強調它是一種內在精神心靈的真樸狀態。¹¹⁰」《淮南》認為之所以會有天人感應的現象，都是精氣專一所造成的，氣流動於人與天中，當天人之間的氣之精能順利流通時，便會產生感應現象，而這種影響無遠弗屆，並不是靠發號政令傳達就可以做到的，故《淮南》云：「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

¹⁰⁶ 陳麗桂云：「首先，它肯定『上天之誅』絕對存在，……不過，對於這個『上天之誅』，《淮南子》並沒有循宗教神學的方向，去論證『天』的意志與尊威、賞罰；而是從『氣』的類應原理去解證這些變異，而著重在發端一方，亦即『人』這邊的精神、心靈狀況與行為的好壞。」說見陳麗桂：〈《淮南子》與《春秋繁露》中的感應思想〉，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編《先秦兩漢論叢》（第一輯），頁160。

¹⁰⁷ 「海不涌波」本作「海不溶波」。楊樹達：「說文水部云：『溶，水盛也。』溶疑當讀為涌。說文云：『涌，滕也。』」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鹽鐵論要釋》，頁194。今從校改。

¹⁰⁸ (漢)劉安：《淮南子》，卷二十〈泰族〉，頁151。

¹⁰⁹ 同註108，卷九〈主術〉，頁58。

¹¹⁰ 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頁89。徐復觀則認為精「實指的心志完全集中於一點，而無半絲半毫雜念夾雜在裡面的精神狀態，亦即《中庸》、《易傳》之所謂誠。」說詳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冊，頁144。雷健坤云：「這種感應同物類感應一樣完全是一種氣的感應，因為，人的精神來自於天，是氣中的『精之又精』者，人『專精厲意，委務積神』就能上通九天，與天之精氣發生感應。」說見雷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108。

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¹¹¹」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癰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躄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藁，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曰：「余在¹¹²，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¹¹³，援戈而搗之，日爲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¹¹⁴

首先，《淮南》舉出四位古人精誠動天的故事，師曠演奏白雪樂曲，天便降下神物，並颳起暴風雨，晉平公也得了重病，晉國發生旱災。平民女子向天喊冤，天降雷電，打壞景公臺樓，打傷景公肢體，海水因而倒灌。《淮南》舉出兩個地位不高的平民爲例，說明只要他們專一其心志，精神集中屏除雜務，精誠之氣自能通達至九天之上，感動上天。

其次，《淮南》也以君王爲例，說明君王專一心志一樣也能精誠動天。從前武王伐紂時，欲渡孟津卻遇大浪迎面打來，此時武王向上天表明其堅定專一的心志，上天感動，於是風平浪靜。魯陽公與韓國打仗，難分難捨，此時魯陽公持戈向天揮之，以表明心志，太陽因此後退三宿之遠。《淮南》舉出眾多事蹟爲例，說明不分位階，只要能保全性命本真，不損傷自己專一的精神，在遭遇急迫困難時，便能以幾精誠之心感動上天，得到上天回應。¹¹⁵

《淮南》是一部「以統天下，理万物，應變化，通殊類¹¹⁶」提供君王施政

¹¹¹ (漢)劉安：《淮南子》，卷九〈主術〉，頁 58。

¹¹² 「余在」本作「余任」。王念孫：「任當爲在，字之誤也。」參見王念孫：《讀書雜誌》，下冊，頁 817。今據校改。

¹¹³ 「戰酣日暮」本作「戰酣日暮」。今本皆作戰酣日暮，景宋本作日，形近而誤。當據改。

¹¹⁴ 同註 111，卷六〈覽冥〉，頁 40。

¹¹⁵ 雷健坤云：「《淮南子》所說的能與天相感的『人』，是作爲類概念的人，它既包括武王，魯陽王這樣的王公，也包括瞽師庶女這樣的卑賤之人，因此，人實際是作爲與天相類的自然物而與天相感應的，這與董仲舒以君王爲天人感應的主體有着根本的不同。」雷健坤：《綜合與重構—《淮南子》與中國傳統文化》，頁 108。

¹¹⁶ 同註 111，卷二十一〈要略〉，頁 164。

之書，因此天人感應思想在此被巧妙的運用在政治上，故簡松興云：「與天的相應，主要著重在天子的施政得失之上。……這種感應說的目的，當在促使國君施政能夠順天應人。¹¹⁷」雖然，這些天人感應災異現象以及歷史故事可能過於誇大，有穿鑿附會之嫌，但《淮南》特別以氣化感應思想替這些史料作出較為合理的詮釋，企圖解釋並勸諫、提醒君王施政要合於天道之重要性。¹¹⁸



¹¹⁷ 簡松興：《西漢天人思想研究—以《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為中心》，頁 91。

¹¹⁸ 李澤厚：「這在今天看來，當然極其荒謬，但如果結合《淮南子》一書中所保存和記載的大量有關自然的素樸的科學知識，當時這種企圖溝通天人，認為各種社會、自然事物之間有某種不能觀察和認識其因果（『不見其所由』，『不可以智巧為』）的客觀規律（『神明之事』）在，卻是一種重要觀念。」說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9月），頁 160。

